



博雅
未名湖
李清

多年前我第一次来到未名湖边时，激动的心情至今难以忘怀。这些年在北京工作生活，每一次到燕园，未名湖都是必去之处。哪怕参加活动时间很紧，也会抽出间隙到未名湖边走一走，感受一下湖水的灵动气息。

大学校园内有水面的不少，但未名湖在很多人心中有着特别的意义。这座占地约50亩的人工湖，曾是圆明园附属园林淑春园的一部分，20世纪20年代成为燕京大学的一部分，1952年北大迁入燕园后，成为北大校园的重要组成部分。百年来，它一直安静地卧在燕园深处，接纳着每一位来访者的目光，也沉淀着百年学府的岁月与风华。

未名湖有着独特的景观。U形的湖面温润如碧玉，风过时，碧波轻轻漾开，把岸边的树影、塔影揉成一片碎金。湖南部的翻尾石鱼雕塑昂首翘尾，像是要跃出水面。湖中央有座湖心岛，由一座石桥与北岸相通。踏着石桥走上小岛，站在岛边的石阶上，看湖水从脚边缓缓流过，岸边的垂柳垂到水面，枝条轻拂着碧波，翻尾石鱼与湖畔垂柳相映，自然灵秀中满是古园余韵。湖心岛南端的石舫遗迹，仍能窥见当年的雅致。湖南岸有钟亭、临湖轩、花神庙和埃德加·斯诺墓，东岸有博雅塔，它们与未名湖共同构成了北大独特的校园风光。这里四季流转皆有风情，冬天还能在湖上滑冰，所有来燕园的人都能以自己的方式与它亲近。

其他大学校园的水面多有雅致的名字，比如华东师大的丽娃河、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但未名湖的意思是“没有名字”。这个湖名是国学大师钱穆确定的。1930年他到燕大任教后，不满校园建筑多用英文字母命名，恰逢众人为园中无名湖泊竞相提名却皆不合心意，他便提议定名“未名湖”。这个名字既契合了湖水无名而灵秀的特质，又暗合文人谦抑之风，后来随北大传承至今，成为流传甚广的佳话。想来也是，这般灵秀的湖水，本就无需华丽的名字来修饰。

未名湖边流传着不少文化名家的故事。比如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朱光潜，在北大任教期间，未名湖就是他常去思考与交流的地方。他曾在未名湖畔的草地上与学生谈论文学与美学，认为这里最能激发对美的感悟。有学生回忆，朱先生在湖畔讲课时，常以湖光塔影为例，阐释他的“移情”与“距离”理论，让抽象的美学概念变得生动易懂。在他的《谈美》等著作中，也能看到未名湖所赋予的灵感。站在朱先生曾停留的草地上，仿佛还能听见他温和的讲解，伴着湖水的涟漪，漫过岁月的尘埃。

说到湖光塔影，不能不提湖边的那座塔。北大有个“一塔湖图”的说法，其中的“塔”便是博雅塔，它与未名湖、图书馆三者相依相伴，构成了燕园最动人的画面。博雅塔是一座仿辽代密檐塔，本为水塔，却颇有古雅气度，挺拔高耸，刚劲沉稳，彰显出自强不息的阳刚之风。而未名湖柔波荡漾，静谧悠远，蕴含厚德载物的阴柔之韵。一塔一湖，一刚一柔，一凸一凹，塔影倒映湖中，水光映衬塔身，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魂相融，成为镌刻在人们心中的文化地标。

未名湖作为北大校园的灵魂景观，以一汪澄澈碧水，为这所学府注入了温润而灵动的气韵。这份灵气，藏在自然与人文的交融里，藏在岁月沉淀的故事里，也藏在每一位来访者的心底。这里不仅是学子晨读、游客漫步的好去处，更承载着北大“兼容并包”的精神内核。灵动的碧波滋养着学子的才情与胸怀，静谧的景致安放学术的纯粹与自由。

每次离开北大时，我都会回头再望一眼未名湖。那份印在心底的温润与灵动，让我充满了眷恋与丰盈感。



乡土
不变的柴火
王朝书

冬天来了。没过多久，婆婆就习惯了和村里的老人们一起烤柴火。

冬夜里，小板场村的老人们上午转路归来后，总爱聚在我姑妈家门口的坝子里，烧一大堆柴火，围着火堆取暖、聊天。烤柴火，是我离开小板场村之前，村里人每年过冬最主要的取暖方式。记忆里，小板场村的冬天有时格外寒冷。在严寒里，人自然会格外贪恋温暖。有一年春节，大年初一，为了取暖，我在灶间烤火，把背对着火堆，结果火苗烧着了母亲新做的棉袄。不一会儿，棉袄的后背就被烧去一大块。幸亏母亲发现得早，及时把火扑灭了。

因为是大年初一，母亲没有责骂我。家里人还借着“红红火火”的说法，把这件事当成了新年的好彩头。这件事虽被家人轻轻揭过，我却从此渐渐体会到烤柴火的不便：火势旺时，有时烤得人脸颊发疼；火小了，温度又很快降下去。而且，前面烤暖和了，后背依旧是冷的。尤其柴火燃烧时，难免会产生烟，浓烟常常熏得人直流眼泪。

和柴火相比，我更喜欢火炭。柴火燃透之后，会留下通红的火炭。火炭没有烟，而且火势平稳。不过，火炭也有一个缺点，就是会扬起烟灰。

还记得小时候，冬日的清晨，母亲总是先起床，把柴火烧旺。等柴火燃成火炭后，母亲就把火炭夹到火盆里，再把火盆端到电视机旁，或是我做作业的条桌下。火炭燃烧时，会有白色的灰烬飞起来。若是不小心碰到火盆，烟灰就会扬得更多。烟灰落在电视机上，还能擦掉；可落在头发上，往往和头油粘在一起，就擦不掉了。火炭虽然免去了柴火烟熏、火势不均的麻烦，可卫生问题也随之而来。

离开小板场村之前，冬夜里，我常常一边看着手上、脚上生的冻疮，一边想象着一种清洁的能源。我总在想，如果能有一种既干净又温暖的能源，那该多好啊。参加工作以后，我梦想中的清洁能源终于用上了。可当清洁能源越来越普及，过冬越来越轻松时，不知为何，我却越来越牵挂小时候的那堆柴火。

我和先生回村后，村里几乎家家户

户都安装了调温电炉，有的人家还有取暖器，甚至空调。可是一到冬天，人们依然像过去一样，烧上一堆柴火围坐取暖。

我也想烧柴火，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婆婆过冬需要。冬天来了，我给先生的床上加毛毯，被子里放汤婆子，穿上皮毛护肩、皮毛护膝、皮毛护腰，先生就能安稳过冬。先生一年四季，大多时间都在床上。因为车祸后遗症和胃病，他只能半躺在床上工作。我白天写作时，怀里抱一个汤婆子；夜里，就开取暖器。可婆婆年事已高，不能长时间坐着烤取暖器，她需要在宽敞又暖和的地方自由活动。想到婆婆如何过冬，我便决定在钢炉里烧柴火。

家里本就有现成的柴火。我和先生回家时，厨房的楼上码放着一堆柴火，这些柴火已经存放近二十年了，是奶奶还在世时，我的一位伯父砍的。奶奶去世后，家里人舍不得烧，就一直码放在楼上。先生回家后，立刻被这些柴火吸引住了。他没想到，我家还留着这么多年头久远的柴火。

和先生商量后，我在网上买了钢炉，安装在平房的阳光棚里。每天早上，小琴把钢炉烧旺，等婆婆吃过早饭，太阳出来，阳光棚里就暖乎乎的。婆婆便可以在里面，或是锻炼，或是看书，或是写日记。只要留心保持火种不灭，钢炉里的火就能燃上一整天。

钢炉不仅解决了婆婆的过冬需求，也抚慰了我的内心。这天，先生的好友汪西从康定冒着严寒来看望他。我们在楼上的阳光棚里接待他，我和先生亲手往钢炉里添柴火。时隔多年，我又一次看见和童年记忆里一样噼啪作响的柴火，心里涌起一阵难以言说的愉悦。

我有些困惑，自己这么多年为何始终对柴火割舍不下。汪西走后，我便问先生。先生对我说：火，是光明的形体，是黑暗、寒冬与死亡的对立面。我对柴火的执着，其实是对光明、对生机的本能亲近。柴火，能让我真切地感受到火的存在，而经过转化的清洁能源，却很难让人有这种真切的触感。所以，我的心里，才藏着那堆不变的柴火。



高歌
藏北情歌
刘功业

那年，格拉丹东

那年，雪峰耸立，四野寂静
雪莲花的香气，随风飘送
唐古拉车站工地
我在青藏铁路海拔最高的地方
吹着高原风

那年，我想象通车后
从供氧车厢，看到格拉丹东
走到站台上
不用吸氧，就看到格拉丹东
我和你，站在这里
再看一看格拉丹东

阳光蒸腾，紫外线强烈
格拉丹东像刚出浴的美人
微凉的流水缠绕于手边
带着雪山的清凉和冷
像我此刻的思念，遥远
在海边听着涛声

我收藏着一张青藏铁路通车典礼的车票
上面有我的名字
首车，拉萨，往返北京

三兄弟

高原难得的好天气
阳光柔和，雪云沉重
左手是格拉丹东
中间是唐古拉山
右边是阿尼玛卿
三座大雪山，就像三兄弟
在蓝天白云里合影

我们也站在这里
面向东南，以三座雪山为背景
雪花纷扬，阳光跳跃，镜头努力调焦
想照出三个男人
像雪山一样的高大，威猛

皓月当空，这是宏伟和辽阔
世界，处变不惊
我们席地而坐
抓一把沙土，感受粗砾中的柔细
三只掉瓷的茶缸，倒满青稞酒
冰川岿然一声

端起的酒杯不过二两
却蒙下三座雪山
整个月夜
以及雪豹和高原狼的眼睛
又把通天河、沱沱河、扎加藏布装入心坎

这里阳光汇聚，这里河源纷争
这里也是我们三兄弟的相聚和告别之地
黄河，长江和怒江
从此嘶吼下山，各自向海独行

情书

雪山是一封密写的情书
只有太阳可以打开细细阅读

高原上，风是自由的
光芒护佑，亿万年是个恒数

那只雪豹，在悬崖上奔跑
一场突如其来雪崩
让大海涨潮

披一身月色，喜欢握住你的手
任那些隐秘的细节
在时光里倒流

07
甘肅日報
文学
2026年3月16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南泽仁
校对 刘娅灵
版式设计 边强
新闻热线
0836-7777385
投稿邮箱
garb@gznews.com